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二

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丁酉。

諭內閣。伊里布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

又

諭。劉韻珂已放浙江巡撫。未到任以前。著改派宋其沅護理。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於六月二十日。連接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稟報。暎夷兵船二十四隻。隨帶火輪船二隻。於初三日分幫。一幫駛入定港。一幫由貓港西行。恐其竄入鎮關。該鎮駛回定海。嚴守港口等情。當經臣將調撥黃巖溫州兩鎮舟師。前往協防緣由。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二

十三日。准浙江撫臣咨稱。初九日在於會稽舟次。接准提
臣祝廷彪先後咨函。閏初七日午刻。鎮臣張朝發在船接
戰。未能取勝。夷人圍攻城池。鎮臣進城保守。該撫業已由
驛奏報等語。同日並接提臣咨同前由。臣查撫臣提臣來
咨。均係敘述初七日事。以後情形。尚未知悉。且距今半月
之久。定海城池。能否保守。逼近鎮海之蛟門。曾否接仗。均
不可知。實深焦灼。現在撫臣早已行抵鎮海。與提臣會同
商辦。所謂水陸官兵。統計不下四千三百名。其提標水陸
兵丁。尚可就近續調。已不為少。惟帶兵必須久慣行陣之
員。方能克敵制勝。查有衢州鎮總兵郭宏升。久歷戎行。打

仗奮勇。臣現已由八百里檄調該鎮前赴鎮海。隨同提臣相機進剿。臣職任兩省。自應馳往督辦。惟閩洋界在廣東浙江之間。粵洋現有夷人兵船停泊。既可乘風北來。浙洋夷船二十餘隻。除定港一幫外。尚有向西一幫。未知下落。又恐其轉帆南下。是閩實為往來要道。腹背受敵之區。且前次廈門驚擾。已露端倪。雖經攻擊而去。難保其不再來。而晉江之永凝深滬外洋。現尚間有夷船遊奕。巡邏防守。尤不敢不格外戒嚴。臣若遽行前赴浙江。道途遼遠。萬一臣行未抵浙境。而夷船又至閩洋。轉恐首尾不能相應。臣與提臣余步雲再四熟商。實無兩全之策。中心牽望。搖若

懸旌。現將漳泉議攻議守事宜。日與提臣暨道府州縣通盤籌畫。百計防維。容俟隨時察看。如浙省辦理得手。臣即專辦福建。若浙省稍有棘手。閩洋亦無夷船消息。臣即將閩洋事務。交與撫臣吳文鎔暨水陸提督率文武照常籌辦。一面星夜馳往浙江會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飭令鄧廷楨。余步雲。先後馳赴浙江勦辦逆夷。本日據鄧廷楨奏定海被圍情形。並福建廈門尚須嚴密防堵。前月定海失守。該督此時諒已得信。接奉諭旨。自必兼程前往。惟閩省海口歧出。處處均關緊要。余步雲接奉前旨。諒已帶兵赴浙。陳階平又復賞假醫治。若鄧廷楨再離閩省。恐不

足以資彈壓。本日已降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令伊里布赴浙
勦辦。浙江巡撫派宋其沅護理。鄧廷楨著毋庸前往。如已起身。
仍即折回。務當督率將弁認真防堵。毋令逆夷竄入閩境。朕聞
福建已革舉人。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
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
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
交浙江訊究。毋稍疏縱。

又

諭浙江定海縣逆夷滋事。烏爾恭額辦理不善。已降旨革職。令隨
營效力。復因閩省亦當喫緊。鄧廷楨未便遠離。本日明降諭旨。

頒給伊里布欵差大臣關防。著馳驛前往浙江查辦事件矣。該督接奉此旨。即將總督鹽政關防。著裕謙兼署。該督即行馳赴甯波。察看情形。再定進勦。江蘇省將備如有得力者。准其帶往差遣。現在烏爾恭額所調本省兵。諒已齊集。並節次降旨。令余步雲帶兵赴浙。暨鄧廷楨酌派水師會勦。諒亦先後可到。伊里布厚集兵力。相度機宜。務須好謀而成。以副朕望。

又

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總兵張朝發。與彼同鄉素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現已著鄧廷楨派員查拏。務獲解至浙江。

訊究。著伊里布於提訊張朝發時一併嚴訊確供。據實具奏。
己亥。杭州將軍奇明保。乍浦副都統長喜。奏竊照乍浦洋
面。因來夷船一隻。於六月二十六日子刻。申刻。先後接准
牙長喜飛報。以夷船逼近礮臺。互相開礮。致傷我兵。乍浦
兵力單少。行文奇明保。暨鄰境督撫。撥兵赴援等因。牙
即由杭州備防兵內。選撥二百名。令協領等官管帶前往。
牙於二十七日拜摺後。隨亦星夜登舟。行抵嘉興府地方。
得有該夷船於二十五日已經駛回之信。三十日。趕至乍
浦。齊集官兵。次日黎明上岸。接晤牙長喜。暨杭嘉湖道宋
國經。問悉一切情形。知是日賊船漸近。我礮亦甚得力。將

賊擊退出洋。差探無蹤。茅等隨即同至西山背礮臺。及天后宮海汛一帶。衝要處所。逐加履勘。後籌議戰守。以期豫有成算。免至臨時周章。因知匪船進退。均賴風潮。斷不敢片刻停留。恐致阻淺。所恃者賊船便捷。礮能及遠。其能事止於如此。惟是乍浦海面遼闊。米旗門東南一望汪洋。現今兵力。雖一時不能厚集。總宜設法堵禦。以固人心。看得礮臺並天后宮一帶海汛扼要地方。現經該巡道宋國經設有夾雜棉絮泥土麻袋。宛如城頭垛牆。茅等令其加高培厚。既可以抵當賊礮。牆堆左右。並可安設礮位。而烏槍兵丁。又可藉以藏身。待其船隻較近。槍礮齊發。雖不能立

時全行勦滅。亦使賊夷破膽。此時礮臺暨各海汛要地。已
經芟長喜。分設滿營官兵。八百餘員名。綠營水師官兵。四
百七十餘員名。芟奇明保帶來杭州滿營官兵二百餘員
名。均派令協領佐領守備千把等官。分頭管帶。其嘉興協
署副將費宗葵。今亦奉調至乍。率領防汛官兵二百四十
餘員名。通共實有滿漢官兵一千七百餘員名。外有該巡
道。督飭署嘉興府知府。並海防同知平湖縣知縣團練鄉
勇。共計一千五百名。責成佐雜等官帶領。即使賊夷膽敢
復來。以現在兵勢而論。雖接戰不足。而防堵有餘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奇明保等馳奏夷船退出乍浦海洋一摺。

覽奏均悉。據奏該處礮臺海汛現已加高培厚。安設槍礮。共計官兵一千七百餘員名。鄉勇一千五百名。即有匪船續至。足資防堵等語。所辦尚屬周妥。前有旨令奇明保回省防禦。一面知會恆興前赴乍浦。計此時均已接奉遵旨辦理矣。現在匪船雖退。守禦仍宜嚴固。奇明保著仍遵前旨。折回杭州省城。恆興著暫駐乍浦。會同長喜妥為防守。儻有夷船續至。我兵備禦已嚴。祇須協力堵禦。俟其舍舟登陸。方可奮擊痛勦。將此諭知奇明保。並恆興長喜知之。

庚子。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前因暎咭喇逆夷占據定海縣城。奉

旨敕令先事豫籌。當經臣將飭防情形。附片奏明在案。一面復分檄文武委員。將漁船逐一編號。以便糾稽。斷其勾引。並飭將各海口。除天津甯河二處較大外。其餘小口。凡有可堵塞者。盡釘暗椿堵塞。即實係向有漁商小船。在本境往來通市。未便遽斷貿易者。亦令其紆迴釘椿。祇留一船出入之路。俾易防閑。又因烏槍一項。火攻尚近。其餘各械。更不及火器之威猛得力。天津雖曾遺有從前水師營礮位。惟係存貯多年。不堪應用。當即專弁前赴宣化鎮標。札調大礮。運送天津存備。然此皆不過為備豫不虞之計。昨於本

月初七日。續准

廷寄欽奉

上諭據林則徐等奏。喚夷兵船。傳言有往天津之說。如係懇求貿易。懇恩優禮等語。夷情叵測。詭計多端。儻駛至天津。求通貿易。如果情詞恭順。該督當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從無辦過成案。此處不准通夷。斷不能據情代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儻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勦辦等因。欽此。伏查喚夷詭詐百出。如專為求通貿易。該逆夷豈不知

聖人天下一家。祇須在粵懇商。何必遠來天津。如欲顧懇

恩施。何以膽敢在浙江占據城池。是其顯懷異志。明有漢奸引導。不可不嚴兵戒備。臣現已行抵天津。距海口尚有一百餘

里○即日馳赴海口○親督籌備○惟天津存兵○共止八百餘名○除看守倉庫監獄城池○暨各項差使外○約止六百餘名○其餘沿海之葛沽大沽海口等三營○葛沽止額設兵一百餘名○餘二營均止數十名不等○兵力較單○況現值空重漕船○往來絡繹○防範稽查○在在需人○既未便將各兵撥赴海口○且海洋風信靡定○夷蹤遲速○殊難逆料○臣故不揣冒昧○已豫調督標兵一千名○正定鎮標兵八百名○河間協兵二百名○候到齊後○均令駐紮海口○於堵絕該夷上岸○較為得力○且免臨時調撥遲緩之慮○至該夷如果前來○自必徑至天津○然此外尚有附近天津之甯河縣北塘海口○臣前調到

張家口協副將石生玉並添派務關路叅將郝永春東路
同知何耿繩等前往駐劄會辦。令其督飭兵丁民壯與村
民之勇敢者一體操演防堵。並飭將應用器械鍋帳等項
先行密運赴北塘海口存貯。其兵丁亦先行撥定。俾得
一呼即至。且使各該民祇須單身前往行走便捷。可期迅
速。至永平府並豐潤縣等處海口。臣已諄飭委員清河道
朱壬林開州協副將向榮山水協副將興泰亦照臨河籌
備之法一體妥辦。

硃批所辦尚屬周妥。嚴密防範。切不可令其逞欲。
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奏。馳赴天津海口。親督籌備。並據調兵丁

駐集防堵其甯河等處海口亦一體防禦等語所辦尚屬周妥著該督督飭所屬嚴密防範臨時仍相機辦理如該夷船駛至海口果無笨驚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砲僅有投遞稟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

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照夷兵船駛入浙洋定海被圍危急業經臣將先後接准浙江撫臣提臣咨會調撥黃巖温州兩鎮舟師並調衢州鎮總兵郭宏升前往協勦情形兩次由驛奏報在案茲於六月二十七日接浙江提臣祝廷彪咨六月初八日准定海鎮總兵張朝發咨稱初七日卯刻該夷船先後開砲轟擊該鎮揮令兵船齊放槍砲併

力堵禦。至午後。該鎮被夷船彈子擊斷腿骨。兵船均被擊沈。該鎮帶傷。同各官兵攀扶板片。陸續覓水上岸。傷斃官兵。一時不能查點。該鎮已退入城內。督率文武官弁。保圍城池。但夷船勢大。恐難抵禦。懇請統帶大兵。速來救援等語。張朝發旋即帶傷。來至鎮海。並聞定海城池已失等情。飛咨前來。臣聞之不勝忿激。查張朝發既因臨陣受傷。退入城內。何以旋至鎮海。其城池如何失陷。此外知縣暨文武員弁。現在何處。均未逐細指明。五中更深焦灼。查聞洋各口門。經臣會同水陸提督飭道府。連日趕緊布置。添兵防守。修築礮臺礮墩。安設礮位。均已稍有頭緒。刻下

閩洋亦並無夷船消息。且自應先其所急。馳往浙江會督
勦辦。以其迅殲元逆。至定海城池。如何失陷。該鎮張朝發
如何帶傷前赴鎮海。傷斃官兵。實有若干。俟臣到浙後。確
切查明。據實參辦。

鄧廷楨又奏。再正在繕摺拜發間。接到浙江撫臣烏爾恭
額。甯紹台道李紹昉咨。稟定海縣城於六月初八日失陷。
知縣姚懷祥赴水身死。典史全福不屈被害等情。查倭夷
以犬羊之眾。膽敢逞其荼毒。陷城戕官。實屬神人共憤。覆
載難容。必須迅速殲除。以彰

國憲。適有泉州人之商於甯波鎮海等處者。接到彼中行夥私

信。稱該夷入定海城後。即張榜招徠客商。定於六月十六日開市。近地民商不敢前往等語。是該夷明罔廣東斷其貿易。欲於浙江占一馬頭。以為銷售鴉片地步。詭謀奸計。如見肺肝。現在正經商民。斷不敢與之交易。惟若任日久占據。即難保無奸商潛往勾結。尤不可不及早翦除。查夷人舍舟登陸。如獸之失其巢穴。原不難率師一旅。悉數掃除。惟定海本名舟山。四面環海。逆夷雖已登岸。而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負隅。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數隻。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庶可制勝。而尤須統以久歷行陣。謀勇素著之大員。指授機

宜方有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馳奏。倭夷兵船駛入浙洋滋事。定海城池失陷。請由閩赴浙會督勦辦等語。前因閩省海口緊要。已有旨令鄧廷楨無庸前往。現派伊里布馳往浙江督辦。提督余步雲想早領兵前往。該督接奉前旨。諒已折回閩省。務當督率將弁。於閩省近海口岸。認真防堵。以期有備無患。至臺灣孤懸海外。防堵事宜。尤應準備。著該督飛飭該鎮道等。遵奉前旨。與前任提督王得祿同心協力。加意嚴防。毋稍疏懈。

又

諭本日據鄧廷楨馳奏。由閩赴浙。已另降諭旨。令其折回閩省矣。

又另片奏定海失守之後。探聞該夷於城內。張榜招商。銷售鴉片等語。逆夷明目張膽。抗違禁令。深堪痛恨。惟既占據城池。正可兜擒痛勦。據鄧廷楨奏稱。夷船二十餘隻。聚泊港口。勢類負隅。內地師船。恐難驟近。必須改造堅實大船。多配兵丁。礮火間道而進。一擁登山等情。但泉州商人私信所稱。恐未盡確實。如果該夷占據定海。我兵竭力攻打。朕意分兵兩路。一路燒燬船隻。斷其歸路。一路攻復定海。聚而殲旃。庶足伸天討而靖海氛。惟夷情詭詐百出。海洋風汎靡常。著伊里布於到浙後。相機審勢。妥為籌辦。務須計出萬全。確有把握。一切勦辦機宜。隨地隨時。謀定後動。朕亦不為遥制也。鄧廷楨摺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此次暎咭喇沿海內犯攻陷定海現已調兵雲集自可即日剪除惟致寇根由傳聞各異有云絕其貿易有云燒其鴉片究竟啟釐實情未能確切著伊里布於到浙後密行查訪或擊獲夷匪訊取生供或偵探賊情得其實據該大臣以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調任兩江今復授以欽差大臣關防專辦浙江軍務受恩深重且於從前辦理夷務並未涉手無所用其回護著悉心訪察務得確情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浙江有暎夷滋擾降旨令沿海將軍督撫等先事豫籌巡

察防堵已據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將備防事宜陸續奏到盛京為根本重地朕心尤為廬注該處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不豫為準備以致臨事周章如果夷船駛至盛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

甲辰

欽差兵部尚書祁寯藻刑部右侍郎黃爵滋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維喫夷以鴉片膏土毒害中國傷生耗財我

皇上好生為懷中外一體

特命大臣會同疆臣。檄諭禁止。嚴法以救民命。寬政以及遠人。該夷苟有人心。當何如感激愧悔。報答。

天朝乃猶抗不具遵。且敢向廣東之九龍山虎門尋釁。是以遵旨封港。斷其貿易。該逆夷仍與漢奸相為勾引。恃其船多礮猛。乘風出沒。前此在閩在粵滋擾。已露端倪。此次突赴浙洋。攻陷定海。是其狡焉思逞。不問可知。現在浙洋共泊夷船三十餘隻。聞粵洋亦尚有八九隻。兼之近日海上。傳聞該夷勒令所轄夷埠。代備兵船。意圖大舉。語雖無據。而犬羊之性。稍勝則驕。亦未可盡指為恫喝之詞。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以刻下情形而論。定海亟須攻勦。而南北各省沿海防

禦之策。宜通籌熟計。俾無貽患。查各省水師戰船。均為捕盜緝奸而設。其最大之船。面寬僅二丈餘。安礮不過十門。夷船大者。載礮竟有數十門之多。彼此相較。我船用之於緝捕。則有餘。用之於攻夷。則不足。此實在情形也。沿海要口甚多。語守固。以礮臺為要。而近口洋面。有礮力不能及之處。必用大船大礮。相機轟擊。扼其中流。然後礮臺得力。語戰則全資船礮。濟以兵勇。尤須聲勢壯盛。眾寡相敵。始出萬全。即令定海。可以設計克攻。然以小船擊大船。難保不無傷損。究非長策。且夷逆奸詭貪狠。欺弱畏強。是其本性。若不到處被創。豈肯曳尾遠逃。此造船鑄礮二者。費帑

需時計似迂緩。實海防長久最要之策也。臣等現就廣東福建浙江三省計之。亟須添造大船六十隻。每船可載大小礮位三四十門。其礮位祇廣東尚屬數用。閩浙除現存外。應添鑄大礮八千斤至四千斤者。約須二百門。分配應用。至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應添船礮之處。亦應一律籌議。船質既大。桅舵尤為難購。每船約須費五萬兩。方能工堅料固。斷不容稍為刻減。以致有名無實。其礮大小牽算。每門約須銀三四五百兩不等。通計船礮工費。約須銀數百萬兩。臣等亦熟知。

國家經費有常。豈敢輕言添置。惟當此逆夷猖獗之際。思衛

民弭患之方。詎可苟且補苴。致他日轉增糜費。且以逆夷
每年售賣鴉片。所取中國之財。不下數千萬兩。今若用以
籌辦戰備。所費不敵十分之一。彼則內耗外侵。此則上損
下益。權衡輕重。利害昭然。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敕下廷臣集議。籌款施行。抑臣等猶有請者。各省水師
人材甚難。非專門之技。不足以收功。非破格之施。不足以
勵眾。向例總兵由副將保舉堪勝者。疊經奉

旨簡用。其參游都守等官。例有豫保。而無特保。嗣後如有實在熟
習洋面情形。勇敢有為者。可否一律專摺具保堪勝。並於
摺內註明該員出力實蹟。以備查覈。又臣鄧廷楨。臣吳文

鎔。現在召募水勇。泉漳一帶。緝拏煙匪。頗有小效。茲擬加募多人。用資防禦。閩省同安馬巷等處。其人習水好鬪。與其散而為盜。何如聚而為兵。且此輩跡弛之才。馭之得宜。即可儲水師人材之用。閩省如此。他省是否相同。應請救下沿海各該督撫酌量辦理。亦儲材備用之一端也。

諭內閣。本日據祁雋藻黃爵滋鄧廷楨吳文鎔等連銜奏請籌議海防。揀選水師將領一摺。著照所請。嗣後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如有實在熟習洋面情形。勇敢有為者。著直省督撫專摺保舉。並於摺內註明該員出力實蹟。候旨簡用。至戰船以資利涉。火礮以備攻堅。必應平日修造妥協。臨時方可得力。該督等

有統轄水師之責。諒已先事豫籌。辦理悉臻堅固。更應督率將弁。加意修理。以備不虞。況戰船每歲報銷修費。而礮位分置各海口。現據陸續奏報。位置咸宜。全在各該督撫認真查察。隨時分別驗勘。戰船則駕駛輕靈。火礮則施放有準。稍有敝壞之處。即著趕緊修理。毋稍懈弛。正不在紛紛添造也。餘依議。

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照。喫逆兵船攻陷定海縣城。現復直逼鎮海口岸。業經臣鄧廷楨將由閩馳往會辦日期。恭摺奏報在案。嗣途次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咨。會鎮海兵力單薄。請

旨。敕下閩浙總督。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合兵會勤等情。伏查

閩浙兩省。俱由臣鄧廷楨統轄。自應斟酌兵力盈虛。調撥
勤辦。茲抵省垣。與臣吳文鎔商榷。閩省水師。額設提督一
員。總兵四員。其提督駐劄之廈門。係濱海最要口岸。前次
夷匪曾來覬覦。即經攻擊遁去。所轄兵丁。除戍臺巡洋差
遣外。在標者不數千名。亦因兵力較單。雇募水勇防堵。南
澳一鎮。界連閩粵。福甯一鎮。界連閩浙。金門海壇二鎮。俱
孤懸海島。地方在在緊要。額設兵丁。僅能各固疆圉。現仍
飭令多募水勇協防。其勢斷難派調。且閩浙洋面。相距甚
邇。夷匪橫帆靈捷。瞬息可以往還。茲浙洋備禦謹嚴。難保
不轉擾閩省。是以臣等嚴飭各營認真防範。更未便稍撤

藩籬以致顧彼失此。惟浙省現在事急之時，必須多方協濟。臣鄧廷楨在泉州時，復飭馬港通判俞益，雇募水勇一千名，僮雇不足數，即雇八百名，由金門鎮派弁徑從閩洋分起管帶赴浙調遣。約計臣抵浙時，亦即可到。復調建甯鎮兵五百名隨帶前往，其應如何攻守機宜，容臣鄧廷楨抵浙後會同撫臣體察情形設法妥辦。

鄧廷楨又奏：臣前往泉州奏報起程赴浙，會辦夷匪摺內陳明閩洋防守事宜，而交臣吳文鎔赴泉接替。茲馳抵省垣，與臣吳文鎔商榷省城係根本重地，稽查彈壓尤關緊要。督撫同時並出，既不相宜，且閩安福清各海口距省甚

遯省北福甯鎮緊接浙洋均應督飭防守。又秋闈在即更須監臨事務繁鉅其勢實難遠出。所有漳泉各處海口防守事宜查有署臬司常大瀉延建邵道徐繼畬堪以委令前往會同查辦除檄飭趕緊馳往並由臣等發給令箭二枝文職知府以下武職參遊以下聽其調遣事關軍務不得不稍破常格謹合詞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酌帶官兵雇募水勇赴浙協勦一摺前因閩省緊要已疊經降旨令鄧廷楨毋庸前往浙江此時余步雲諒已領兵赴浙協勦該督著遵前旨毋庸親往仍著馳赴泉州督率將弁於各該處近海口岸加意巡防毋任夷船偶

有竄入所有省城防守事宜。及鄉試監臨事務。均著吳文鎔妥為辦理。另片所稱委令署臬司等。前往漳泉查辦海口之處。著毋庸議。

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十三日承准

廷寄。奉

上諭。如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驁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砲。僅有投遞稟帖情事。即將原稟進呈等因。欽此。伏查。臣自馳抵海口後。逐日派人在攔江沙外。隨時察探。茲於十四日。據報望見外洋。共有夷船七隻。內一隻船身不大。意欲駛近口岸。跡似覓人。臣當即派委督標後營遊擊羅應龍。馳往該夷

尚無桀驁情形。據稱伊係該國守備嗎咂倫。經其長官派
伊前來投文。其詞祇謂臺遭廣東攻擊。負屈之由。無從上
達。

天聽。懇求轉奏。並執有致。臣字據。又乞准其購買食物等情。據該
遊擊將其字據。並另據該夷付給該遊擊刊刻夷書一本。
一併呈送前來。臣查字據內有請派官員。即來船上接受
轉遞照會公文等語。其詞意不甚明晰。似其大船內尚有
別項文書。今所呈字據。似係先行通信。囑為派員往取之
意。然臣未知其另件內所書何詞。未敢冒昧遽行委員前
往查問接收。姑約以本月二十日內聽候回信。俟奏奉

諭旨後再行遵辦相應遵

旨。將其所呈字據暨給予遊擊羅應龍夷書一本一併進呈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至其所稱購買食物之處。既據聲稱訴屈而來。若先斷其日用。轉恐藉詞滋釁。故由臣派員買給。既以示

天朝之厚恩。俾知欽感。並以杜其勾結之漸。現仍飭其祇准在攔江沙外停泊。不得妄越進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啖咭喇夷人投遞字據。聲稱訴屈。尚無桀驁情形。現仍飭令在攔江沙外停泊。聽候奏奉諭旨遵行等語。辦理甚為妥協。所有該夷呈遞該督字據。並給

遊擊羅應龍刊刻夷書一本。覽奏均悉。惟既據稱尚有別項公文。應須呈遞。著琦善委員查問接收。一併進呈。仍飭該夷船不得妄越進口。俟奏奉諭旨。再行遵辦。

丙午。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江蘇巡撫裕謙。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伊里布。前因夷船在浙江定海縣洋面滋事。當即於六月十三日。自蘇州省城起程。馳至吳淞海口。會同臣裕謙。臣陳化成。飭調徐州壽春狼山三鎮。及福。山京口高資鎮江揚州常州太湖奇兵等營官兵。四千二百五十名。連臣陳化成所帶之提標兵一千名。分駐吳淞。

上海兩處。又令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率領該鎮兵三千名。前往崇明縣防守。以扼險要。使通海之揚子江一帶。咸資保衛。茲於六月十九日。接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咨會。定海縣城。已於初八日失陷。夷船現逼鎮海要口等因。臣等查該夷船。膽敢逞兇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內地。實屬罪不容誅。必應痛加勦辦。惟該夷詭譎異常。一經被勦。難保不四處竄逸。以為牽制之計。江省各州縣。率多濱海之區。口岸紛歧。道里遼遠。內吳淞上海兩處。近接定海。為江南全省門戶。亟應分駐重兵。遏其北竄。其餘金山南匯奉賢華亭常熟通州海門鎮江等府廳州縣。或緊接浙洋。或近通

海口亦應節節防守。臣等前調各兵尚屬不敷分布。且所調之狼山福山京口高資鎮江揚州常州等鎮營官兵。其所轄汛地。即在常熟通州等處。自應留守本境。未便飭調。現已飛檄停止。並因江甯將軍臣佈勒亨已往京口防堵。即移咨該將軍。並飭該鎮將在各要隘處所。加意嚴防。以期有備無患。一面添調督標兵二百名。漕標兵四百五十名。河標兵九百名。蘇州撫標兵二百名。徐州鎮兵七百名。壽春鎮兵八百名。淮安營兵三百名。連前次調派之提標等營兵。共六千名。飭令徐州鎮總兵鮑方灼。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太湖協副將汪士達。蘇州撫標參將馮萬青等管

帶分布吳淞上海兩處。與水師互為犄角。並於海岸建築土牆。添設礮位。以備攻擊。其金山南匯奉賢華亭常熟海門等處。地處海隅。額兵又均單弱。復飭調提標兵六百名。安徽撫標兵四百名。安慶營兵三百名。督標暨江甯城守遊兵等三營兵。各二百名。浦口甯國蕪米泗州等四營兵。各一百名。共二千三百名。分赴各該處。協同防守。又另調江西九江鎮總兵李銜帶領該鎮兵一千名。至蘇州鎮江分駐。為往來策應之用。並咨安徽撫臣程楙采。借撥火藥鉛丸各五萬斤。解蘇存貯。以便隨時動撥。臣裕謙現仍督同兩司。在省添置軍火。籌備糧餉。分運各處支應。臣伊里

布仍往來寶山上海兩處。與臣陳化成督率鎮將嚴密防堵。並令水師將弁多帶兵船火器出洋巡哨。遙為浙省聲援。儻該夷竄入江境。即與陸路各兵合力夾擊。務期推除夷逆。保護地方。仰紓

宸廑。

裕謙又奏。再六月二十六日。探聞浙江乍浦洋面。於二十四日。有夷匪船隻。被官兵擊逐。拒敵情事。江蘇洋面。屢次查探。並無夷船蹤跡。惟乍浦與江蘇之金山縣接壤。雖吳淞口亦不甚遠。督臣伊里布現在駐劄吳淞口。會同提臣陳化成。調集水陸官兵節節防堵。既固我圉。又為浙江成

犄角之勢。蘇松鎮總兵田松林鎮守崇明。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把截江口。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嚴查奸細。聲勢極為聯絡雄壯。一切商漁船隻盡行押歸口內。以杜奸匪接引。該夷匪如果竄入江省洋面。即三路圍合。痛加勦捕。常鎮道伊克精額會同京口協副將林明瑞在於鎮江國山關一帶水陸交巡。江甯將軍臣佈勒亨會同京口副都統臣于兆祥在於焦山一帶派撥官兵安設礮位。輪流彈壓。還作聲援。其與山東交界之贛榆縣海口。河臣麟慶已就近飭令淮海道趙廷熙馳赴會同海州營參將督率地方文武嚴行防堵。所需火藥鉛子除在本省各營調撥。

外業已飛咨安徽等省。暫行借撥。並據江蘇藩司邵甲名。委員前赴產地。採買硝磺。趕緊添造。沿海一帶及崇明縣。素不產米。適當靈雨水發。商販稀少。米價騰貴。亦經邵甲名先行採買米三千石。委員運往。仍陸續採買。源源接濟。沿途驛路被水淹沒。橋梁沖塌。經臬司張晉熙。督飭有驛州縣。設法疏通。隨涸隨修。並先多備快船。馳遞文報。豫備兵差。所有一切未盡事宜。臣惟有與督臣伊里布詳加商榷。隨機妥辦。務期有備無患。以仰副

聖主肅清海疆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頒發欽差大臣關防。敕令伊里布前赴

浙江勦辦逆夷。並派裕謙兼署兩江總督。所有徵調防堵各事宜。責成裕謙一手經理。該大臣等接奉諭旨。諒已分別遵辦矣。本日據伊里布等奏。調兵分布堵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現在伊里布督兵前往鎮海。余步雲計日可到。合師勦辦。兵力甚厚。但恐該夷等分竄各海口滋擾。著裕謙嚴飭料弁認真防堵。毋稍疏虞。昨據奇明保等奏稱。該夷逼近乍浦。業經擊退。本日又據伊里布奏稱。分布各兵。遙為浙省聲援。所有京口堵禦。著派張仙保前往。佈勒亨仍鎮守省垣。似此布置。尚稱嚴密。前經檄調各兵。如有應行歸伍之處。即著撤退。以免徵調之煩。又裕謙片奏江蘇省金山縣與乍浦接壤。離吳淞口亦不甚遠。屢次查

探並無夷船蹤跡。其餘各小口亦皆添兵設守等語。所有採辦硝磺備辦快船並豫備米石等事俱著照所議辦理。惟夷船游奕必須探明船隻多寡並密派幹員察其來意果係尋釁滋事抑有呈遞字帖如該夷祇駕小舟求遞字帖務須飭令委員就近接收由驛馳奏呈覽。僕巨艦連檣來勢甚猛即著督飭將弁併力攻擊以壯聲威。該署督等務當相機妥辦勿涉輕躁。

丁未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竊臣前准浙江撫臣烏爾恭額咨會奏請調撥閩省舟師前赴鎮海協勤逆夷業經臣會同福建撫臣吳文鎔查明閩省濱海口岸處處喫重額設兵丁自衛藩籬尚形單薄現經雇募水勇協同防守勢難

撤調赴浙。以致顧彼失此。並經臣雇募水勇一千名。由閩洋雇坐漁船赴浙調遣。並酌帶陸路官兵五百名。前往協勤。具摺奏。

聞在案。茲復准浙江撫臣提臣咨會奏請。

赦下兩廣閩浙督臣各發舟師二千。選派大員統帶赴浙。會同浙省各鎮併力痛勤等因。伏查

國家設立水師。原應互相策應。臣職兼兩省。更無畛域可分。惟必須權衡輕重。緩急以期計出萬全。粵省現在情形。臣雖未得確信。然亦聞有夷船十餘隻。在銅鼓等洋停泊。閩洋則曾有夷船至廈門滋事。正在百計防閑。此時自應保

固疆圉。有備無患。斷難稍涉。疏虞。予逆夷以可乘之隙。鄧廷楨又奏。再查浙江撫臣提臣原奏內稱。全仗水師衝鋒破陣。斷須力敵勢均。大隊轉戰。方使匪膽破落等語。固屬堂堂正正之論。然力實有不能敵。勢實有不能均者。請為

皇上密陳之。夷船以全條番木。用大銅釘合而成之。內外夾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銅片。其大者。可安礮三層。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礮洞安於船底。夷兵在船內施放。藏身既固。運轉亦靈。內地師船。廣東名為米艇。船身較大。福建名為同安梭船。以集成字號為極大。然皆不敵夷船十分之五。向以

杉板為之。惟桅柁木較堅緻。船之大者。配礮不過八門。重不過二千餘斤。若再加多。則船身喫重。恐其震損。且礮位安於艙面。礮兵無所障蔽。易於受虧。此向來造船部定則。例如此。其病不盡在偷工減料。是所謂勢不均而力不敵者。非兵之勢不敵。而船礮之力實不相敵也。至閩省師船。姑無論斷不可敵。即使勉強調用。而兵至二千。須用戰船十隻。聯艖北駛。夷船停泊定海。哨探必嚴。萬一被其瞭見。迎頭截擊。倉猝之際。更無把握。內地舟師。豈可於洪波駭浪之中。輕於一擲。致令再有挫衄。臣愚昧之見。此時逆倭方張。斷不值與之決勝於海上。計惟先固口岸。務保無虞。

再行察看形勝。如有間道可達舟山。則合水陸大兵。乘北風正旺之時。直趨定海。乘其不備。收復縣城。得其山上所有之礮。我兵據險為固。然後徐圖攻擊夷船之策。此外凡有可以智取之處。盡力圖維。以期千慮一得。現已行抵延平。計二十內外。可至鎮海。容與撫臣提臣密計熟籌。不敢徵幸萬一。

鄧廷楨又奏。再臣行抵福建延平途次。正在繕摺拜發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前因查禁鴉片煙。早經降旨。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本日據烏爾恭額奏。嶼咭喇夷匪。在浙江定海縣滋事。已有旨令余

步雲酌帶弁兵。星夜馳往該處勦辦。著鄧廷楨嚴飭各海口。加
意防範。毋得疏懈等因。欽此。臣查余步雲久歷戎行。熟諳軍務。
茲奉

聖明簡任。諒此么膺夷孽。不難迅就蕩平。惟該提督駐劄泉州。近
接廈門。係閩省最要口岸。前次夷匪曾來滋擾。正在設法
防閑。今余步雲奉

命前往浙江。水師提督陳階平又經告病。尚未

簡放。有人是漳泉一帶。及全省海防。僅有撫臣一人照料。當此洋
面有事之時。關係重大。臣再四思維。不敢稍事拘泥。仍即
飛速折回防守。至提標弁兵無多。防堵本省口岸。尚形單

薄。實難調撥赴浙。臣已飛咨提臣余步雲。即將臣現帶之建甯鎮標官兵五百名。並雇募之水勇。帶往勦辦。所有泉漳弁兵。無須攜帶。至余步雲前往浙江。閩省海防緊要。戰守機宜。不可一日乏員提調。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於就近提鎮中。

敕調一員前來代辦。以重海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由驛馳奏。閩省水師不能調撥。情形一摺。又另片奏。勦辦機宜。及折回防守等語。前因閩省海口緊要。降旨令該督仍回福建。茲據奏稱。接到余步雲赴浙協勦之旨。飛即折回防守。覽奏已悉。所有建甯鎮標兵五百名。及雇

慕水勇。即交余步雲帶往勦辦。現在該督已折回閩省。仍著馳赴泉州。督率將弁認真巡防。所請調員代辦福建提督之處。現當軍務喫緊之際。就近提鎮。皆有防守之責。未便更調。著該督自行的量揀員代辦。所奏勦辦情形。前已有旨。諭知伊里布相機籌辦矣。

己酉。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暎夷帶領船隻。駛至定海縣。登岸滋擾。已調福建提督余步雲。馳往會勦。恐該夷等另有勾結分竄他省情事。申諭分飭將

弁認真操練巡察。加意防堵。又准字寄。六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定海縣城被倭夷攻破。著伊里布遴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
數千。豫備調遣各等因。欽此。伏查倭夷於上年經粵省絕其貿
易。欽奉

諭旨。敕令各海口嚴密防緝。節經臣等飭提鎮暨沿海文武。修明
武備。加意防範。嗣又奏明至吳淞上海等處。親加閱視。迨
六月十一日。在蘇州途次。聞該夷駛至浙洋滋事。復即馳
抵海口。飭調各營官兵。分頭堵禦。業經先後陳明在案。至
該夷自攻陷定海後。在縣城及各要隘。竭力守禦。船隻日
漸增添。其勢殊為猖獗。自應厚集兵力。嚴加攻勦。江浙地

屬連疆。尤當先為籌畫。以備調用。前奉

皇上敕令選派。臣查提臣陳化成。統轄全省軍務。當此防堵喫緊之際。責任綦重。未便輕動。其餘各鎮。又非素習海洋。亦未便遽行委任。惟查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係水師出身。曉暢軍務。熟習洋情。可資委寄。至江省水師。有外海內河之別。若遣至浙省應援。必須外海水師。方能駕駛海船。衝鋒克敵。查江省額設外海水師。除防汛之外。共止二千九百餘名。臣現於蘇松鎮標。選備一千二百名。狼山鎮標右營。選備三百名。吳淞川河兩營。各選備二百五十名。共二千名。均交田松林統領。聽候調遣。如浙省續有警報。臣即一

面具奏。一面飭令該鎮率兵往援。與浙師合力夾擊。至水戰全憑船隻。現聞該夷船極高大。我兵亦必須乘坐大船。方可制勝。江省額設兵船。有舳船。哨船等名目。制度均屬卑小。難以適用。臣前次一聞夷匪在浙滋擾。即飭屬雇備閩廣商船。田松林如果赴浙。臣即將所雇商船給與駕坐。仍酌配舳船。以備追勦之用。惟田松林前經臣飭令統領該標官兵。在崇明防堵。查崇明孤懸海外。切近浙洋。最關緊要。現在既令該鎮豫備赴浙。並於該標挑備兵一千二百名。則該處戍守。未免單弱。臣現又飭調狼山鎮標中左二營兵七百名。前往協防。仍俟田松林起程之時。選委明

幹鎮將一員。代理該鎮印務。俾有督率。其狼山地方。另調京口營兵五百名。京口地方。亦調揚州營兵三百名。分往哨巡。用資保衛。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遵派帶兵大員。豫備調遣一摺。前因定海失守。降旨令伊里布。遵派大員。揀選水師。豫備調遣。茲據奏稱。選派總兵田松林。統兵候調。俟浙省續有警報。飭令往援等語。前已明降諭旨。頒給伊里布欽差大臣關防。赴浙查辦。計此時當已起程。崇明孤懸海外。切近浙洋。亦屬緊要。田松林著即在崇明防堵。無庸派往。所雇閩廣商船。及選派兵丁。著伊里布體察兩省情形。酌量帶往。慎毋顧此失彼。該大臣赴浙後。務須

相度機宜。妥為調遣。如該夷船被擊逃竄。即可不必窮追。總期
謹慎持重。好謀而成。以副委任。

庚戌。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奏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接收
暎咭喇夷人致臣字據。遵

旨進呈。後雖時有夷船窺探。均經臣巽言斥止。通計先後共到夷
船九隻。均在攔江沙外。分起停泊。嗣於十七日。奉到

批摺。並欽奉

諭旨。著臣將其公文委員接收。一併進呈。等因。臣隨撰具札覆文
書。飭派千總白含章。前往夷船。於本日將其公文取回。查
係該國相呈遞內廷相臣字帖。理合將其原文。並臣札覆

懿律文稿暨續據懿律覆臣字據一併進呈

御覽伏候

訓示遵行

琦善又奏再現到喫咭喇夷船式樣。長圓共分三種。其至大者。照常使用蓬桅。必待風潮而行。船身喫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處。亦計二丈有餘。艙中分設三層。逐層有礮百餘位。亦逐層居人。又各開有窗扇。平時藉以眺遠。行軍即為礮眼。其每層前後。又各設有大礮。約重七八千斤。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祇須轉移磨盤。礮即隨其所向。其次則中分二層。喫水較淺。礮亦不少。又其次據稱

名為火燄船。即前日駛進海口者是也。中設桅桿三層。並無風篷。船身外飾洋漆。內包鐵片。艙中皆鋪設漆板。其平坦一如房屋之中。而光亮過之。兩傍皆係鐵柵欄。經千總白含章揭起漆板查看。初層係其睡宿之所。又其下籠罩鐵網。存貯火藥等項。其睡艙兩旁約去水尺餘。各設有槍礮眼。止須在艙內施放。舟中所載均係鳥槍。船之首尾均各設有紅衣大礮一尊。與鳥槍均自來火。其後梢兩旁內外俱有風輪。中設火池。上有風斗。火乘風起。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撤去風斗。輪即停止。係引導兵船投遞文書等項所用。

硃批覽。

琦善又奏再干總白含章。前往夷船接收公文時。甫抵攔江沙口。即見懿律乘坐火燄船。並帶同划子船。在彼打水深淺。該干總即以約候六日。聽信。何以復行前來。斥其失信。據該夷以戲謔推脫。隨偕白含章。旋回大船停泊處。所接取公文。復據懿律聲稱。此處天氣過熱。伊欲覓地暫避。約五、六日。再回。該干總曉以海洋寒燠相同。何處可以覓涼。且現以該夷情形恭順代表。何得輒欲他往。僮水手人等在他處滋事。豈非與奏案不符。據稱不過覓地納涼。必不滋事。詢其前往何處。該夷未肯明言。臣恐其意非欲誘

臣撤防。即圖另覓馬頭。不可不益加防範。

大英國主。欽命管理通外事務大臣巴麥尊。敬此照會。

大清國

皇帝欽命宰相。茲因官憲擾害本國住在中國之民人。及該官憲
褻瀆大英國國家威儀。是以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
中國海境。求討

皇帝昭雪伸冤。夫

大清大英。兩國通商。已歷一百餘年之久。當此時間

大清國家准英國國民人居住內地。俾得在彼貿易。是以經有大
英國國民人。賴

大清國家實信。即住粵省為商。往往攜帶重多貨貨進省。此外英國國民人。欲與中國經商。但因多端。不能親自赴到。故將所運貨物進粵。而託付駐內地同國人等經手。請在彼代銷後。將所獲價值。寄送英國地方。交與貨主。如此。常有英民數人。帶貨重多。居在

大清

皇帝境內也。大英國主與

大清

皇帝。雖未得互相盟約。然大英國國民人。全賴

皇帝秉公實信。常時赴到中國。以為經商。更兼大英國主。近年特

調大英國家官員駐粵。其官已奉嚴禁經商。並與貿易稍無相結。且經諭該官與粵省官憲。逕行文移往來。俾得保護英國人。及致大英

大清兩國家。得有經由交通矣。茲於舊年之間。有某官憲。奉大清

皇帝之欽命。輒將在粵省依賴

大清國家實信之英人。向之强行殘害。且該官憲輕視大英國家。特委管理領事憲職。亦行强迫凌辱該領事等情。呈到大英國家。一經聞知。詫異不勝。抱恨良深。追問其故。止稱因英國數人違禁販賣鴉片。故有此等行為。據稱

大清律例禁止運帶鴉片進入內地。又聲明凡有帶來鴉片盡行沒官也。夫大英國主甚願凡有民人前往外國。一概遵照該國律例。如在外國犯法。宜然自取罪孽。則不願包庇。雖然如此。國主不容住在他邦之本國民人。遭殘受辱。喫虧。儻若已經見屈。國主必行查鑿伸冤。設使某國家立法。關涉中外者。該國家須必執法從事。不偏不倚。如不然。終不可行也。儻若以法繩外人。亦應以法繩內民。並不宜徇縱百姓犯法而姑寬。但外人同犯則治罪也。若是日久。使該法律廢弛。視為具文。及令內外一均以為無力。旋後未教明之先。忽然執法喫緊嚴行。實屬不合情理也。夫

大清禁例。雖不准運來鴉片。尚經多年。粵省官憲。徇庇任縱。販賣鴉片之弊。為眾所周知也。況該官憲自總督以下。任徇外國人等。販賣鴉片。年受規銀。厚得利益矣。且近來該官憲違法。將停泊零丁洋面外國船隻之鴉片。裝載舟師入口。不法至此極矣。試問京師御政。知此弊否。儻實知此。而任官憲行為。猶無此等禁例。則果廢本法。即

大清國家。稱云不知此弊。猶若說云。果知外國人等。違例運來鴉片。但不知官憲違法。相助運進。額受規銀。任縱。則外地國家。可問。

大清國家。何等嚴行防範。豈得開一眼而鑒。違人犯罪。閉一眼

不得鑿官憲犯罪乎。且官憲自應認真力行其

國家之法。既敢違法。即為犯罪甚重者。即使

大清國不欲仍舊視鴉片禁例為具文。乃率然立志執法從事。

則該國家必應首先治該官憲之罪也。乃外人被兩廣總督暨屬下官員。示鼓包庇。引誘犯法。伊等即見強迫。惟官憲甚有責處。即見寬免。所辦之法。殊屬反理。設如

大清國家始行國法之前。明示改意之原由。及將違法運入內地之鴉片。一切境內拏獲沒官。若如此。大英國家亦不以此為寬。若

大清國諭飭本官憲。在本疆內照此辦法。殊合義理。而其緣何

擬定。不宜照此辦事。惟

大清國家所自知也。然反立志不拏違禁之鴉片。轉輯安分英國之商民。替罪犯者。致刑無罪之人。且磨難良人。以措勒歹人。又定議將奉大英國家官職之領事。為官憲手之器。以致逼勒執

大清國之法而行者。獨不思該法非該領事所干也。因此諸端。大英國家告明。不任此等作行。且因此等辦法。大英國家決討昭雪。夫大英國商人。多有安分駐省。忽然見禁在本館內。盡絕食物。所傭內地工人。見驅不准相助。該官憲自不能查出拏獲鴉片。故此拘禁商人。雇令將住別處。自所

不管理他人之鴉片若干呈繳官憲。當時雖數分不在

大清屬轄之地。然不呈繳。嚇呼使之餓死。至國主特命之領事。聞知該英商人被官憲強迫。致生命臨危。即冒礙難赴省。詢問委曲。苦勸官憲歇手。不可此等妄行。却欽差大臣。將本國主官員之詞。置如罔聞。及背各國交通之義理。又稍不顧係大英國家官員。宜為尊重者。而行監禁。領事暨商人。一概將口腹之需。仍行斷絕。夫該領事職分權勢。並未及諭令不在省之別人。將鴉片若干呈繳。奈

大清官憲嚇呼。僕不行諭。即要悉使餓死。是以領事特意拯救。被禁同國人之命。畢竟循催令即行諭繳。又該人奉諭。本

未必應遵。況且所催繳貨物。大分由他人受託。並非自己之貨。其尚且循遵諭令。無不意欲將在粵省之英商。救之脫死。定係仰賴大英國主。將來必使賠還其損。夫大英國領事。見逼迫抑勒。勢不可當。既特奉領事之職。以保護本國民人。又人多臨殘命者。遂救援之。故大英國家不能貶損其辦法。所有人等。一經奉諭。即便呈繳催討之貨。甘心悅服。該貨貨消滅。以免消滅同國多人之生命等情。大英國家殊為嘉獎。但大英國家緣此事情。催討大清國家。盡行伸冤。按照左列之各條款也。

一所有逼奪之貨物。以贖領事並被禁英商等之命。悉應

催討賠還。給予原繳之人也。惟大英國家查聞所繳官之貨。已經置之。再不能仍原繳之樣交回。則大英國家決討求。

大清國家將該貨價償給大英國家。以轉還應收之人。

一因凌辱國主特命領事。即是褻瀆大英國威儀。故英國決要。

大清國家昭雪。且本國主將來派官駐在中國。管理本國民人貿易之為。

大清國通文移往來之經由。則該國家兼其官憲。必須照大英國威儀所宜之尊重。即與該官交通相待。按照成化各國。

之體制。茲乃大英國家所催討也。

一大英國家。決要擔保將來妥當。按照兩國歷久相通之理。使凡有英國國民。赴到中國經商。債務正經貿易。不得再遭強迫喫虧。又欲免或京師之上憲。或有天下口岸之地方官。不得擅自恃勢。累即在中國經商之英國商民。因此各緣故。大英國家催討在

大清國沿海地方。將島地割讓與大英國家。永遠主持。致為大英民人居處貿易之市。以免其身子磨難。而保其貨貨妥當。所割讓之島。廣大形勢之便。或止一島。或數島。皆照大英奉全權公使所擬也。除此據得

大清官憲向來限制駐粵之大英商等。將其貨物賣給洋行商。並不賣與他人。且

大清國家因如此限制大英商人之經營。則該國家亦宜為其限制。經承之洋商承當責任。又近年洋行中。數商之行倒歇。及大英商所損之銀甚重。僅聽伊隨便擇人交易。不致受此損。是以大英國決要

大清國將該倒歇洋行之欠銀。賠還英國債主。更兼大英國家。近聞官憲另行強悍。逼迫英國人。僅此書未到宰相之先。在中國僅有另行事端。以惹大英國家。又須別催討之條。若如此。則大英國家准本國之奉全權公使。另行催討。

便請

大清宰相將伊所催討各款。視若在此書內命討各條無異矣。
夫

大清大英兩國相離遙遠。事體最為緊要。大英國家不能聽候
得知

大清國家如何回覆所計各款。如俟候英國接到覆文。而所稱
竟或不足肅照大英國家之威儀大體。則遲延須辦之法。
是以大英國定議。即行調派水陸軍師。趕到

大清國海境。加力追討。辯明情形。使御政知悉。大英國以此情
最為緊要事體。不容遲延。更兼大英國家。要令京師上憲。

觸目驚心。知悉大英國家。以此事情為緊要。務須善妥。速即定事。故該統水陸之師。已經奉命。一經駛到。

大清國海境。即行固圍堅封。

大清廣大之港口。將所逢中國之各船隻。攔截拘留持守。且命占據。

大清國屬轄之便當地方。為英國軍師所鎮守之地。迨各事成。就完竣。全足大英國之意矣。因官憲肆行。迫脅大英官民人等。大英國所行。與

大清國結釁相戰。不獨合義理。乃不得然而行。且

大清國未善妥。昭雪定事。仍必相戰不息矣。夫英國欲惜光陰。

要給

大清國便易。及早辦事。遂賜水師提督及該領事全權。斟酌定議。並已訓諭各情。飭令前往直隸內海。近就京都內閣之白河口。第因上年在粵凌辱本國領事。現當未相結。其約安堵。英國國民人在中國妥當尊重居住。即大英國家難容本國官員置身於官憲之管下。故此本大臣必請

大清國家賜令特派

欽命之大臣。前往統帥船上。與大英國奉全權之公使。及此事商量。如到師船。自必全行恭敬迎接。厚禮優待。視為欽命差委大臣也。夫

大清官憲。忘義強辨。所以派此軍師。赴到

大清海境。故此本大臣聲明所有緣此之使費。大英國家催討

務要

大清國家抵償也。本大臣特此陳明晰訴情節。啟

大清宰相。並將大英國受冤屈之緣由。及大英國家所催討賠

還之各款。並所諭飭將帥始行辦法各情。一一述明。並未

得稍隱矣。仰思

皇帝睿智秉公之風。聲名揚於世界。四方可冀

大清國家查鑒前來催討各款。係屬公道。果係大英國家所慕

望也。且本國家誠願

大清國家將催討之款。一概直捷全允。俾得

大清大英兩國民人。日久友好。交通之路。即速復開。彼此自然
獲益也。現將此照會抄錄寄字本國奉全權公使。令之譯
出漢字。且將譯文暨原書。並寄

大清

皇帝欽命宰相大人查鑒。兼仰慕光範。並候享祚無既。

為照會事。照得前經接據貴統帥呈遞貴國相公文。業經
代為陳奏。上年

欽差大臣林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

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

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

欽派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如煙價一節。當日呈繳之煙原係違禁之件。早經燒燬。如所稱凌辱抑勒各情均係

欽差大臣林等所為。現在既須查明。該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當。緣由重治其罪。則前項煙價。又將著落何人賠繳。譬如貴國率領多兵。前赴定海占據城池。戕傷職官兵丁。其被害之人。貴統帥又豈能起死者於九原。而各償其本身生命乎。又割讓海島以為貴國貿易之地。一節查

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

恩。但能恭順。概不拒絕。前因嚴禁鴉片。貴國不肯具結。是以不與通商。今既欲照常貿易。自有向來互市地方。其餘本非商賈雲集之處。不但

天朝體制不能另闢一境。致壞成規。且既無人購買貨物。則即為貴國貿易計。亦屬無益。又昨經本爵閣督部堂與貴領事面譚。據貴領事出示條款內。有文檄往還一節。查貿易本係商人之事。既出兩相情願。官長可不過問。即使以後貴國由官員經理。亦祇須與商人交涉。本無所用官員文檄總之

天朝大公至正。現據貴國聲稱受有冤抑。必當代為昭雪。而事
貴持平。必彼此均無窒礙難行之處。方可以圖久遠。昨貴
領事所言。尚祇就貴國一面計算。特此再行照會。如貴統
帥有何萬全之論。即速具覆商議。以便代為陳奏。須至照
會者。右照會暎咭喇國統帥鈞。